

詩語背後

深圳河的述說(二)

◆ 木木

兩次乘船遊覽深圳河，把它歷史、地理和風物，它的美麗和神奇，形象地烙印在記憶裏。然而，比遊船更難忘的，卻是不久前騎單車遊覽深圳河的經歷。

那是7月中旬，為避開太陽光正面直射，我們設計了由東往西的騎行路線。早上5:30，天光尚未大開，一行5人就從沙頭角口岸出發了。6:00左右，到達此行最高點梧桐山伯公坳，恰是日出時分，一輪紅日從我們身後冉冉升起。稍事歇息後，順盤山公路飛奔而下，很快到達長嶺村，進入深圳河谷，再沿邊防道前行。嶺南水鄉景觀，偶爾吹過的夏日涼風，與邊境上若有若無的神秘感，一齊向我們湧來，讓人倍感興奮。上午9:30許，穿過深圳灣大橋，抵達終點服務站。全長45公里，耗時4個小時，翻山嶺，越溪流，尤其是一次性經過深港之間全部7個陸路口岸——沙頭角口岸、蓮塘口岸、文錦渡口岸、羅湖口岸、皇崗口岸、福田口岸、深圳灣口岸，實屬難得。

沙頭角上伯公坳 深圳河邊馬道
一路飛車過七關 朝暉伴我長天嘯

根據一路騎行的切身感受，可以把作為界河深圳河分為五段：一是從伯公坳進入深圳河蓄水池，千溝萬壑間，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草木蔥蘢，百花燦然；二是自蓮塘街道的長嶺村起，到著名的羅湖橋，是深圳河上游河段，風光以原始蘆葦叢為主，稱蓮塘河；三是從羅湖橋到皇崗大橋為中游河段，是深圳河沿岸最市井、最繁華的部分，亦是當前河套開發的核心區；四是皇崗碼頭以下，進入深圳河下游紅樹林片區，北岸有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南岸則有米埔濕地公園；五是深圳河入海口，即深圳灣，這雖然不包括在深圳河河流長度的統計數字內，卻作為它的自然延伸，構成了深圳河流域生態體性不

可或缺的部分。

伯公，是嶺南文化中對土地神的稱呼。兩座山峰相連的山坳處，通常建有土地廟，故稱伯公坳，所以伯公坳是深港一帶很常見的地名。梧桐山伯公坳作為沙頭角河與深圳河的分水嶺，位於當年中英分界線上，遠近聞名。如今，武警邊防部隊伯公坳哨所後面的小山頭上，還隱約可見港英當局修建的防禦工事。那是1949年至1953年間，時任警務處處長麥景陶提議修築的7座邊防要塞之一，通稱「麥景陶碉堡」。這座碉堡坐落在700多呎的山嶺上，因外形獨特、直插天際又被稱作「麥景陶教堂」。

咫尺之間，兩座邊防工事（伯公坳哨所與麥景陶碉堡）風格迥異，在初升陽光照耀下顯出一種莫名的滄桑感。彷彿在提醒我們，此次騎行不是一般的戶外山地運動，而是體驗深港兩地百年變遷的歷史文化之旅。待我們沿盤山公路蜿蜒下行至長嶺村進入邊境禁區後，這種感覺更明顯了。

長嶺村不大，沿蓮塘河而建，這裏原本是河對岸香港蓮麻坑村的一個耕作點。後來深圳河成為界河，兩岸難以正常往來，便獨立成村了。長嶺村並沒有一座叫「長嶺」的山嶺，而是因為蓮塘河上搭了一座小石橋通往蓮麻坑村，原名長命橋，村子因之被稱作長命村，後根據諧音改為長嶺村。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深港之間封關後，長命橋成為村民憑證過境耕種的口岸通道，遂改稱「國際橋」。看看掩映在蘆葦叢中鏽跡斑斑的鐵絲網，以及鐵絲網下這座孤零零的小橋，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歲月撲面而來。

目前，深圳河除了蓄水池和入海口，其他河段或多或少位於邊防禁區內，不能隨便進出。但是，長嶺村沿岸作為河套禁區首段，正在打造軍民共建的「蓮塘河碧道」，長約3,100米，建成後將以預約方



◆ 騎行穿過深圳灣大橋，抵達終點服務站。

式向公眾開放。過了羅湖橋，從鹿丹村到上步碼頭，也在修建一條「深圳河幹流北岸碧道」，長約1,200米。這兩條碧道，加上可以預約進入的紅樹林公園，以及長達15公里完全開放的「深圳灣碧道」，真正的禁區就很少了。

可以想見，邊防禁區的神秘面紗有朝一日終將悉數揭開。那時候，深圳河或許真能成為一條城市內河，像巴黎的塞納河、上海的黃浦江，以多彩霓虹演繹南國水鄉的浪漫。一條從沙頭角到深圳灣大橋的海關騎行線路，或邊境馬拉松賽道應運而生，穿山林，過城市，越海濱，朝暉夕陰，別有特色。

十幾年來，我在深圳河兩岸執着地遊走，感受一河兩岸的文脈流動和人事滄桑。利用駐港工作的機會，多次到新界打鼓嶺鄉事委員會調研，走訪坪洋、香園圍、蓮麻坑等基層圍村，深入流浮山、天水圍地區，參觀米埔濕地和羅湖口岸。回到深圳後，不失時機地走訪深圳河沿岸街道辦事處，包括上游河段的蓮塘街道、黃貝街道，中游河段的南湖街道、南園街道，下游河段的福田街道、沙頭角街道等。至於在部分河段沿岸散步、騎車、遠足等，更是不計其數。也許，這種近距離接觸，不過是心理聯結的物理實現。20年前與深圳河的匆匆結緣，化作思念的種子，在歷史文化滋潤的心田裏生根發芽，破土而出。

於我而言，走近深圳河，已然從一種念想變成了習慣，變成了本能的文化體驗。兩次遊船河和一日七關的單車騎行，三次親密接觸，把這體驗推向了高潮。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高旅的杜秋娘

小學時讀過一首詩，多少年過去了，仍在記憶深處，忘不了：「勸君莫惜金釵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老師說作者是唐時的杜秋娘。由是對這人有深刻印象。後來在坊間看到一本書：《杜秋娘》，作者是當代香港作家高旅，遂買來看了。高旅文詞古雅，非時下盛行的歐化白話文，所以看得不甚明白，畢竟年紀小，學問差。但覺得這部歷史小說寫得頂呱呱。很多大哥哥看了，都說好看。及長，重看，確是好書，文字一流，那種語境、氛圍是古代的，至於是否唐代的，那還要考證。

在文首的〈贅語〉中，高旅指上引的《金縷曲》，作者就是杜秋娘。可是，據後人考證，應非杜秋娘，作者卻不詳，應署無名氏。作者究竟是誰，這裏按不下表。但全詩在高旅小說中，確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章「江干送別」中，杜秋娘（那時叫杜秋）寫了這首詩，贈送遠赴長安考取功名的情郎。其時杜秋才15歲，如果是她寫的，確是天賦才華。情郎看了，立有掉舟回頭之念，蓋「花開堪折直須折」，此番走了，「折不到」了，大好姻緣就散了。當然，情郎沒回去，杜秋命運也就此變了。

杜牧有《杜秋娘詩並序》，詩題稱她為「杜秋娘」，但詩序卻稱「杜秋」，這是怎麼回事？論者稱，據《太平廣記·李錡婢》記載，「杜名秋」，而且，唐末羅隱《金陵思古》詩、北宋錢易《南部新書》等都稱她「杜秋」，可見她名「秋」，而不是「秋娘」。那麼，杜牧為什麼叫她「杜秋娘」呢？可能是唐代往往以「娘」稱呼婦女，特別是老年婦女，例如杜甫詩有「黃四娘家花滿蹊」句，按照這一習慣，則稱杜秋為杜秋娘當有敬愛之意；有云「杜秋娘」是藝名。但杜秋晚年已不是歌舞伎，而杜牧對她只有尊敬、同情，所以稱她為「杜秋娘」應是敬稱，而不是藝名。

如此解說，有理。高旅這部小說，引據史料充足，如描繪長安市況：「長安上都，經過安史之亂，吐蕃之劫，元氣還沒有平復。南北東西，二十五條大道，本有古槐成行，已砍伐得疏疏落落，道路被人侵佔，搭上瓜棚，種上蔬菜，甚至有蓋上茅草屋的。原來的街道也實在寬，雖然市容不整，但是駟馬高車，還是昂然而過。」

又如：「長安城中一百餘個坊，大多有大旅店，卻不如東市方便，進了春明門，沒多遠就到。兩人就在東市一家客店，叫王家店的住下，那兒靠近興慶宮，興慶宮和皇城之間，就是崇仁坊，有名的郭子儀的宅第，還在那兒，郭第有婢僕三千人，儼然是一座小皇宮。」

如此細膩描寫，料有書引證，高旅如能註明資料出處，當更「歷史」，並非「亂吹」之作也。

以前忽視高旅，近日復睹此書，始知當年走寶了。



◆ 此書文詞古雅，看後一快。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吹吶打·臨老學吹打·臨老入花叢·跟官唔知官姓乜·桐油埕始終裝返桐油



「吹吶打」可以係興趣，仲可以愛嚟搵食嘍！



細細個就學「吹打」？唔通臨老至嚟學嘍？



文、意：梁振輝

吹得咁難聽呀！兄弟姊妹們，快啲飛離現場呀！你乜又唔怪得佢嘅，佢「臨老先學吹打」！



大佬，你睇下個老人家嗰個花叢裡頭幾開心！細佬，「臨老入花叢」就係係開心喇，不過要使得下錢過過嘍！

唔止，佢要有心有力至得，唔係就益聽壞腦嘍！



長官，唔好意思究竟你姓乜嘍？吓，你跟住我成十年，「跟官唔知官姓乜」？

《粵語講呢啲》

吹吶打·臨老學吹打·臨老入花叢·跟官唔知官姓乜·桐油埕始終裝返桐油

「吶吶」，讀「鎖納」，是一種吹管樂器，常常在做紅白二事時吹奏。「吶打」是「吶吶」的別稱；吹奏「吶吶」時所發出的聲音是滴滴答答的，「滴滴」通過音變便讀成「吶打」。「吹吶打」作職業的人叫「吶打佬」。中國人有句諺語：

八十歲學吹鼓手
「吹鼓手」是舊式婚禮或喪禮上吹奏樂器的

人。八十歲的人氣力已衰，不適合學吹奏樂器。形容年紀一大把才起學新玩意。比喻為時已晚或做事不衡量自己的能力。

就上述的情況，廣東人會這樣說：

臨老學吹打
「吹打」中的吹、打分別指吹奏和敲擊各種樂器。不少人以為「臨老學吹吶打」是這句話的另一版本；其實不然，不過意思是相通的。

「妓院」，又作「青樓」，廣東人多叫「妓寨」或「雞寶」，在中國有數千年歷史；建國後，人民政府先後取締了各地的「妓院」。早於19世紀，「妓院」可在港英政府規定的特定地區合法經營，如旺角、灣仔、石塘咀等。石塘咀，又稱「塘西」，是當中的「高級」風月區，由張國榮和梅艷芳主演的《胭脂扣》的背景就在這兒。直至1932年，政府全面禁娼。

「花叢」指叢集而生的花木，也比喻「妓院」。禁娼之後，人們基本上對「花叢」並無印象，至使一般人多會用以下一句話語來譏諷那些終日周旋於女色之間或找個較年輕對象談情說愛或談婚論嫁的老年人（年過七十）：

臨老入花叢
近日，香港有一段「爺孫戀」鬧得熱哄哄，有傳媒就形容當事人「臨老入花叢」。嚴格來說，上述所用的言詞並不恰當。

「官」原指官員，現多指你跟隨多時的上司或相處/共事很久的人。按常理，你不知道其行為喜好或不了解其「性」格是不可能的。廣東人就用以下話語來諷刺這類人：

跟官咁耐唔知官姓乜/跟官唔知官姓乜
表面的意思是隨官多時連他的姓氏也不知道，這不是很荒謬的嗎？所提的「姓」其實是「性格」的「性」。於職場上，如欲保住飯碗甚或飛黃騰達，「跟官要知官姓乜」就最中用不過。

「桐油」是由大戟科油桐類種子所榨取的植物油，可製造油漆，並可用作防腐劑，一般不會用作食用油。由於氣味關係，載過「桐油」的埕從不會轉載食用油，所以就有以下講法：

桐油埕始終裝返桐油
比喻本質好的或劣的都不會隨時間而改變。

示例：
佢以前就偷呢招騙，而家就走私漏稅，「桐油埕始終裝返桐油」；呢句話佢老豆都唔，後生嗰陣做收買佬，退佢休就搵環保回收。

網上流傳以下一個寫法：
桐油醒始終裝番銅油
當中有三個誤點：其一、把「桐」作「銅」（音同）；其二、把「埕」作「醒」（音同，「醒」指酒醒後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覺）；其三、把「返」作「番」（「返」才有回的意思）。

豆瓣閒話

◆ 王兆貴

金庸小說的人文情懷

說心裏話，最初我對武俠小說並無太大興趣，以為這些打打殺殺的故事純屬胡編濫造，不值得一看。直到有一次，我見一位儒雅的老上級戴着老花鏡看金庸看得入迷，這才取來一套《天龍八部》看將起來。不看則已，一看就放不下了。自此而後，凡能買得到的金庸武俠小說，就都買來閱讀。再後來，凡是根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也逐一看了個遍。

讀了，看了，要說第一感覺，主要還是熱鬧。因為在我頭腦中，原本就沒江湖這一概念，對武打套路就更陌生了，所以能一路讀下去，在於金庸小說所製造出來的懸念和熱鬧，特別是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組合，一個比一個神奇，一個比一個古怪。全真七子、武當七俠自不待說，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惡人、江南七怪之類的人物，很難用善惡相區分，以正邪來論定，他們上場後的表現，熱鬧得不得了，不由你不看下去。

金庸講述的故事，刻畫的人物，生動有趣，餘味雋永，以至於讓那麼多人為之癡迷。回頭仔細琢磨，恐不單單是熱鬧，總有一些門道在裏邊，總有一些文化因子起作用。中國人的俠客情結源遠流長，在綿延累積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富有傳奇色彩的「任俠文化」。若從司馬遷《史記》中的遊俠、刺客列傳起算，經過唐人傳奇的烘托、李白《俠客行》的渲染，再到晚清《三俠五義》等書的濫觴，作為通俗文學的組成部分，武俠小說逐漸走向成熟。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的興起及其影視劇的跟進，在更大範圍內將武俠文化推向極致，進而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由於俠客情結蘊含的是人們對邪惡的憤懣與憎恨，對正義的渴望與追求，進而成為人性中懲惡揚善的內在驅動力，文藝作品中的俠客形象也就很容易深入人心，「仗肝義膽」「俠骨柔腸」「鐵血丹心」等詞彙，演化為對崇高人物的讚美，「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語彙，則成了耳熟能詳的口頭禪。

由於武俠小說能夠滿足各個層次讀者的精神需求，長期以來都有市場。如果說高雅文學是殿堂，通俗文學是原野，那麼武俠小說就是地道的江湖了。流連於這個江湖的讀者群體，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特別是當這個江湖中異軍突起，出現了「帶頭大哥」，就會產生從者如

雲的轟動效應。金庸將新派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跨越共享的眾多「金迷」；以其作品為底本的影視劇，已普及為坊間娛樂消遣的功夫茶，以致一版再版，拍了又拍。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中期，《神雕俠侶》已經拍過十幾個版本了，按理說也該收手了，可時至今日又要翻拍了。這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堪稱一大奇觀。與此同時，貶抑金庸小說的聲音也從未止息，總之認為其作品粗陋、淺薄，俗不可耐，根本就不配稱文學，更不應選入教材。

毋庸諱言，金庸書寫武俠小說的初衷，確為報紙的發行量計，出於商業頭腦。正因為如此，寫出來的東西必須有賣點、有市場、引人上癮才行，甚至於讓人拍案叫絕，欲罷不能。幸運的是，金庸做到了，且一發而不可收。自古而今，評判小說水準的尺度很多，集中到兩點，一是文學造詣，二是持久暢銷。兩者兼具，無疑是上品。金庸的作品雖然只能歸於通俗小說之列，但就作品所產生的社會效應而言，其文化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文學圈。更何況金庸又花了十年的打磨工夫，將其小說的文學品格提高了不止一個檔次。寬廣宏大的敘事畫面、懸念叢生的故事情節、扣人心弦的打拚場景，波瀾起伏的人物命運，出乎意料的人生結局，更是把新派武俠小說的藝術境界推向了巔峰狀態，在通俗文學的領地裏異峰突起，獨樹一幟。

有道是，高山流水知音少，陽春白雪和者寡；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唯有根植於大眾土壤的文化藝術，才能枝繁葉茂，四季常青。就像風靡全球的流行歌曲一樣，又有誰能說下里巴人不是藝術，通俗文學不是文學呢？《基度山恩仇記》也就是一個抑惡揚善的復仇故事，在敘事方式和情節鋪排上，比金庸的武俠小說並無多少高明之處，還不是一樣被奉為經典嗎？既然有那麼多人樂此不疲地捧讀武俠小說，集集不落地追看武俠電視連續劇，總不能說喜歡金庸的人都是俗物吧？不論怎麼說，稱金庸先生為新武俠小說的泰斗當不為過。金庸走了，卻並沒有走遠，因為他把一個多彩的武俠世界留在了人間，是當之無愧的「武林盟主」，就像傳統文化基因源遠流長一樣，金庸先生的精神遺產將與他筆下的那片汪洋恣肆的江湖同在。

詩詞偶拾

雷鋒讚（組詩）

一個人的光芒
一個人的光芒
可以照亮一群人
也可以照亮更多仰望者
一個人的光芒
可以引領所有追隨者
「螺絲釘」精神
幹一行
就必須幹得有模有樣
愛一行
就必須愛得熱烈真誠
鑽一行
就必須鑽得精益求精

榜樣的力量
他是標尺
他是路牌
他是燈塔
他是明燈
他是火把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永恆的青春
他的青春是綠色的
像春天的溫暖
他的青春是紅色的
像夏天的火熱
他的青春是永恆的
鑄成了不朽的豐碑

◆ 季川